



明霞先生遺稿

~ 16
3416
4



門へ 16
號 3416
卷 4



47 3135

明霞先生遺稿卷之六

日本近江 宇鼎士新撰

序

錄士朗遺稿序

士朗與余同學者十餘年蓋先余翮云平安號稱
文學地學者固多而吾家世逐什一故兄弟始學也
無有父祖之素且為人所非當是時適聞物夫子興
武中也心鄉往之都下無所朝夕則又無師友之助
或為眾所怪獨二人相依倚焉無論出入同之坐臥



共之事無隱情議無面從即決疑解惑我適平激無
所不相為而其修業經相難義文相視草詩相定句
余難為兄則兄弟而友者乎既已友矣而覽不必同
籍思不必同物尺寸異長先後異序苟有所得無不
相授及士朗東遊見物子而歸令我聞所不聞或舍
其所學而從我則士朗我師也而又弟子也既相師
弟與而共論古今言四方之事抵掌扼腕無不然信
則其相知亦莫如二人嗚夫兄弟也朋友也師弟也
知己也苟一於此即使壽考成志沒齒不失序其忍

讀遺文乎士朗少余三歲得年三十一此其所志何
問成否一之不忍而我兼之徒讀之不忍而錄以編
之悲夫余嘗謂士朗名世之文不在多而多則傳不
廣傳不廣難保不朽精有數卷斯足矣士朗然之無
何而沒今所集錄乃併其粗為五卷悲夫雖然余與
士朗同學十餘年而自顧所成曾未能如士朗士朗
誠才哉且余以疾故省思慮一精神不操觚者久之
則其先余翩固宜而不宜先者之先獨何歟詩三
百七十四首文五十七首既不能精又多初作余不

則雷選精 卷之六
忍刑也姑存之雖不足盡士朗其或以知士朗鳴

香月翁文稿序

始香月翁之在洛蓋稱良醫云已而仕於豐而去其
後一再來遊且行其書於世則無不知有香月翁無
不稱其良焉翁年已八十餘老而聰明未衰孳孳而
不敢惰則又無不稱願焉蓋年之貴也虞夏殷周之
盛未有不尚齒者庠序學膠深衣燕衣編衣玄衣燕
禮饗禮食禮脩而兼用之國老庶老之養也天子袒
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摠干三老五更之

養也三豆四豆五豆六豆鄉飲酒禮之養也君子
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八十九十者之行行者
弗敢過其行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八十月告
存九十日有秩八十君命一坐再至九十使人受八
十杖於朝九十天子就室而問八十一子不從政九
十其家不從政老者之優也不亦郁乎文哉先王
之道也然而憲而乞言有惇史記之故古之人未有
老而自棄者衛武公年九十五猶箴儆於國又作懿
戒自儆焉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而亦

有耆耄好禮不從流俗旄期稱道不亂者在而得在其位也不猶先王之風乎上無其禮老者何賴即將知而耄及之翫歲而惕日朝不及夕偷食偷生諄諄焉而偷語或欲有為日暮途遠倒行逆施或耳無聞目無見忘前語坐以俟死又何有於老者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莫有乞言則不得不自言非有悼史則不得不自記焉翁既著書又旁及文辭其篇故多而亡于災今之所存有序有記有祭文有書牘不亦彰乎文哉君子之老也而請余序之夫技稱良且

有書衆醫之所懼也屬辭比事能達其意世儒之所或難也八十九十而矍鑠不從衆而自棄人之所不可及也是非自貴者乎仕於邦君而邦君寵之遊於國人而國人敬之亦不可謂不優矣奚彼養老之禮是賴而余辭也鄙將焉用之唯以余嘗相見也自吾先人相識也吾伯氏之相善也欲不失故舊耶欲使不失故舊耶此所以不可辭也

弇州史傳序

文莫重於史而其才難非才之難才得事之難也論

文者有恒言曰東京以下無文何必然然莫有良史
謂之無文亦可也明之代元易夷以夏掃臊而馨繁
龍附鳳廓豹變文其於漢之代秦也奚翅有光豈有
其史烏李于鱗之文務在叙事而復古自謂為左氏
司馬豈言之者而徒哉其有所試矣然未遑為史焉
于鱗不可一世而所許獨元美元美則曰子長不絕
也其書絕矣才難得事之謂也集有史傳其所試耶
無異乎非左氏司馬然超歐陽氏而上東京以下無
其比則謂之左氏司馬寧不可乎錄而出之凡十卷

彼其虎豹之變豈特窺一斑炳蔚乎亦明矣讀元史
而汗其目其亦為一洗焉

唐詩擷英序

詩言性情者也而氣象之不同也觸事遇境而不同
逐世隨時而不同辭亦從之古詩樂府姑無論唐人
創體蓋文質彬彬云宋文質皆病元稍文而質不足
明人監之郁乎文也其推唐人亦至矣曰山林宴
遊則興寄清遠朝饗侍從則制存莊嚴邊塞征伐則
悽惋悲壯睽離患難則沈痛感慨緣機觸變各適其

宜唐詩之妙以此王氏選唐詩之聯意在斯乎吾大
典師之補之即以斯爾王氏之所選無幾至大典師
然後群英悉擷殆無遺焉夫外辭而求意宋人之所
以離也主文而守格明人之所以合也監亦不遠唐
詩其庶幾乎雖然緣機觸變各適其宜唐有少陵明
有濟南其餘名家者率皆偏長鮮能兼之况學者乎
誠使學者由辭以得氣象因格以得字句亦無所不
擷則其英何必唐師之功固大矣即不能然苟有取
法而不沿襲不剽竊亦不可謂無功已

送林君實序

君實之為文章也膠然立志蓋欲修辭於古以達
已意焉即李于鱗所稱擬議以成變化者于鱗之教
誰得易之而人或規君實謂模擬剽竊非文章之道
文之師古何以辭為遂以病于鱗夫辭之可尚在于
而古人自述其意意之所達在我而後世不得作辭
古之可用者辭而後世辭蕪或比之俚言今之所專
者意而人各有意亦不異於古然人不知辭則不知
好古不知好古則不知厭後世不知厭後世也又不

知其後世者亦古之遺也故其所沾下筆不休自以為由已師心而未必不古也自以為善學古人捨其外而取其內然意莫非已辭莫非古而與古人遠甚當于鱗之世固有以摸擬病之然摸擬之至也與古為徒不役於古變化之得也從心所欲不踰矩變化未嘗不摸擬摸擬未嘗不變化變化而神王摸擬而格存古辭有涯而吾意無涯以有涯隨無涯窮已辭也有涯而法則無涯以無涯隨無涯然後古文無窮焉故其謂先秦西京淵二蒼一人見以為有所假

亦未必盡古也今于鱗諸家與彼病之者其文具在孰為得之哉譬之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樂韶舞自一代之道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其人而行從眾以純冕違眾而拜下義以起禮禮斯無窮相時而動亡於禮之禮無窮何必朝以十月黃屋左纛竹皮之冠三侯之章短衣楚製綿蕞起儀然後乃可也君實之志不亦美乎君實之志誰得奪之君實播磨人既執其志而求所就正彼其薦紳莫當其心乃在平安求之亦未得其人則過謁余曰秀英越在僻邑少學文章

君子之在是邦也吾未嘗不聞其說然無釋然於心者今也來都下亦無所鄉往敢請余學文章十餘年於此乃觀諸都下民挾詩書百有餘歲稱大師固不一而文章寥寥未嘗有其人焉豈其欲敏於行而訥於言乎將恃其有德而不必於言乎乃或有之豈辭達而不復修乎抑不欲以文成名乎無亦曰禮云樂云玉帛鐘鼓云乎哉恭敬幣之未將者今之樂猶古之樂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即使君實質其所志誰不以彼所規規之何必皇皇如求之君實雖不儒然

其所見賢於諸儒遠甚况其業已翮歸而自勉擬議變化可以待也僻邑何傷

權僧正清和院主八十壽詩歌序

清和之為佛院固已久矣而近世未有僧正吾僧正而始有之蓋余家自大父時得通其先主故不佞亦少而習僧正云當是時僧正年艾其位未貴後年益高遂進今位雖有其德不壽不康何以能然也今茲八十視聽步履未衰對客問久未倦而修業行法猶尚弗敢怠焉歲首賦詩以求其和則和以祝其壽

明齋遺稿 卷之六
者蓋若干人可謂盛矣有倭歌焉倭歌吾所不知其
詩若干同體同韻而有優劣其劣有若鼎者僧正之
和也其人若干共和共祝而有貴賤其賤有若鼎者
僧正之寬也寬也和也宜乎其知者衆而和之多也
古人有言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又有言曰疾沒世
而名不稱焉蓋異其道也今其道又異也無乃知者
愈衆而其貴愈貴乎郢中之歌以和者寡為高栢梁
之詩以屬者衆為盛蓋異其事也今其事又異也無
乃其和者彌多而其盛彌盛乎且彼盛也在乎在其

朝士在乎在其宮矣今則有官有庶庶有仕有處有
儒有釋釋有容有教有禪自都下而千里外不亦盛
哉集而序之其人若是其不乏乃反使鼎也序之鼎
不敏病又久年未艾憊已甚閉戶讀書起坐一室不
能出門即不得見僧正者亦二十有餘年僅保厥身
而已矣無能為然而捨彼取此者豈非以世相通
又嘗習之之故耶抑其厚也何必辭雖然釋氏之說
吾所不知以吾所知則寬矣和矣厚矣弗詩弗序何
以見之此可以見焉爾

記

臨海亭記

吉武氏臨海亭枕桃源控鳶山負金峰龍眉而海水在其東南乃從鳶山臨之一望千里綠碧無際煙霧消雲霞散蛟龍潛伏鳧鷗翱翔漁舟泛而賈帆逝固使桃源難為水而金峰龍眉難為勝焉至如曉昏陰陽日月風雨因物而變隨時而異者或險或怪亦無不奇觀也乃以鳶山自號臨海以名亭蓋其地曰河內村村所屬曰京都京都屬豐前為小倉笠原侯之

封域吉武良家世以賞雄於國而鳶山下六江村其民百戶皆隸焉公亦世寵之遊豫必過其亭余聞之大因禪師云夫世之豪一鄉者率推少文兼併自肆或逢君侵漁其下而使網漏吞舟於已唯利是視烏在觀水也鳶山氏悅學文雅自娛其秀足賴則毋論異於是乃其觀也唯在水府之內積蓄不訾無亦於坎德自卑使百川學乎於納汙而能靈不獻細以成大乎又於潮汐自盈縮而春秋不變乎即十年九潦而水不為加益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乎則所得

於臨海不獨其奇也豈可已哉

安藝孝女記

孝女安藝加茂人名密茲家在竹原村世貧賤失姓氏其母病在蓐手足不良起卧待人孝女事之不遺其力父母欲嫁之而弗可父既沒親戚或娶之而又弗可母曰女子不得弗嫁人吾身恃汝養然爾而弗嫁吾心不安也不得已許之既適其家居月餘乞決其夫怪而問其意則曰吾在此家也非有所不足非有所不安但母病在蓐心不能忘欲歸養而已矣夫

乃與決亦不失其親焉孝女有弟出賈親戚欲使娶妻孝女弗肯盖以病母嘗危篤用貴藥救之負債未償且新婦孝否不可知也享保十四年己酉之歲孝女年四十有四其養母也無論飲食盡心起卧扶持即冬夏温清不失其節日理髮時浴洗亦未嘗有失者二十八年一日也事聞國主命吏考檢皆有狀乃賜米以褒賞父老曰病母宜不得壽者而其得壽如此盖其養之所致且年六十有四矣雖久病神氣未衰雖在蓐容貌不醜亦以其養故云國人唐欽屬余

記之欲不朽其事余不文何能不朽之然余嘗養病
 母數年出不移時客來久坐必入省之飲食未嘗不
 視二嫂未嘗不知雖貧也有一婢以供爨炊比孝女
 為優然不能延母年六十三歲而終矣夫孝女何知
 而能養如是也余有慙於孝女有媿於詩書之業乃
 不辭而記如此

書燈記

世有遠州燈者蓋豐臣時遠江守小堀氏所製也其
 籠三柱在左右與後梁闕並用細椽以張紙併三柱

內架鐵條連三柱以安燈蓋亦三柱梁闕張紙轉
 而開之則抱籠居後闕下有座用椽椽有蓋以安油
 瓶椽中含小篋以貯燈心其篋傍引出籠柱兩頭橋
 着鐵鈎可提行也家用之以為便然余則去其蓋
 又不架鐵條後柱內更建一巨柱長闕其中使如二
 柱橫短梁上下自在梁前少低則其含溢而停不復
 危也乃安蓋焉其蓋以磁器油以胡麻云在昔匡衡
 鑿壁車胤囊螢孫康映雪江泌隨月畢誠燃薪真可
 哀也然衡為丞相封樂鄉侯胤拜吏部尚書康則御

史大夫誠歷翰林至宰相唯泌止中朗參軍然亦顯
矣而余則終身布衣書燈相對則彼亦哀之耶余不
必羨彼達已

櫻井氏墓記

櫻井氏河內人本姓田村少宦對馬宗侯公女嫁伊
勢藤堂侯而媵諸江戶無何女君卒乃罷而來平安
適良芸生一女元文辛酉二月四日卒年二十八歲
葬于城中本國寺氏有學能倭書多從學書者又善
彈箏或自制其曲云芸字伯耕讚岐人與余友焉

傳

上杉謙信傳

上杉謙信者名景虎後更輝虎其先楫原氏之苗裔
也父曰為景姓長尾氏世宦上杉氏初足利之從平
安王子為管領留在鎌倉而上杉相焉及其衰上杉
自為管領而長尾用事其威日盛上杉又衰嫡庶不
相能而鬪於是為景弑管領于越中適越後賊起輒
往定之據以國於是管領之子舉兵越中討為景破
之然中流矢終病傷以卒為景有二子長子嗣國景

虎尚幼而性暴戾大臣所惡放于其鄙天壬寅景
虎年甫十三勇略過人常觀其國政而歎曰君弱臣
驕衆庶以貳吾而弗取國其卒亡乃給大臣曰吾於
世無所求為僧游四方於願足矣大臣素憚之喜其
自出佯止之景虎弗可遂出自是專事視地理察人
情最後登比叡適上杉舊臣宇佐神良勝避亂為景
虎就見之宇佐神悅其為人授以兵術遂與謀歸國
癸卯景虎年十四乃聚兵千餘以宇佐為軍師復歸
于國始景虎之放一日登米山臨其都城謂從者曰

吾舉兵入國必軍于此於是果自米山遂奪立悉誅
弗從者衆服其善用兵不敢違景虎立五年兵力日
強當是時甲斐武田氏方強信濃村上氏與之戰敗
而國沒乃來降越謂景虎曰臣在君宇下而不自圖
嘗抗先君又不知君德而久弗從夫以二君亡我豈
其所難乎而假以國今遇武田一戰即已而後乃知
君之德大也故敢來願君矜其無知而宥其罪使得
屬麾下然臣罪大矣即以賜死唯命是聽抑君愍其
不弔若為臣復讎使改事君死且不朽然非敢所望

敢布腹心淚滴。下景虎愍之，輒又慨然許之。乃曰：足下失國，固非戰罪，惟時為然。而足下不以吾非人，推誠以告前事，何挾焉？夫先人之見背，嗣子弱，諸臣驕亡在旦夕，故吾舉兵誅賊，賴天之靈，祖先之德國以安輯。然越中未討，此先人所遺憾，故吾欲先拔之。然後畧取諸國，以霸海內，是平生之志也。足下亦非後人者，且非素好而來歸，是真知己。吾何能已？吾雖不肖，敢不盡力。我因問武田用兵何如，曰：武田臨戰小敵不輕，大敵不憚，是已。景虎曰：彼能持重，我亦用。

奇乃引兵入信濃，遇武田于海平，不戰。明年遇于小縣村，上請戰。景虎訪之，宇佐宇佐曰：臣觀其陣，未可輕擊者。其勿許，乃歸。已酉，再軍海平，乃使使謂武田曰：我聞君之戰諸侯，莫當吾來數矣，而不肯戰，何獨憚我？我於君非有怨，雖特為村上耳。夫村上亦嘗抗我，我以其弱，故姑假緩之。彼不事大國，其罪也。而君何侮弱？一戰輒亡之，今彼自悔謝罪于我，我愍其窮，又惡君之若是，是以來也。君若弗欲戰，則歸地村上。不然，詰朝必相見。武田弗肯，庚戌戰于佐久，兵接輒。

歛復遇海平又不戰始為景弒上杉時族人亦嚴其
庶于扇谷上杉遂以微而徙相摸後嫡庶相和與北
條氏戰卒為其亡辛亥其嫡管領氏來奔越托以復
讎景虎既許村上而未遂越中亦尚固然欲以掩其
弒逆也復許之上杉乃讓其管領併與其姓以啗之
於是景虎冒上杉氏壬子剃髮號謙信是歲與武田
戰于常田死者七百餘人殺敵亦三百七十癸丑王
使來諭以討北條且許其管領謙信拜命因獻馬二
布三百贈使者亦稱之乙卯遇武田于河中島不戰

戊午始議和先是武田亦剃髮號信玄於是兩禿相
迎於境隔水而見謙信先下馬信玄曰恭哉容汝馬
上相語謙信大怒輒復上馬直歸其營乃遣使責之
信玄又戲慢應之謙信愈益怒相持七十日而退謙
信既欲伐相摸則遣謀者伺之聞北條常事好奇乃
曰彼而用竒我則持正哉人或以星變告乃問之宗
佐宗佐曰臣聞之凡星變以方占今星見于相摸則
北條當其凶已謙信曰大抵占家語吉諱凶不可用
且使彼凶我吉天時弗如地利相摸未可伐也乙卯

始與之戰至庚申大克之追北至其都於是列國攝其威謙信又迎皇室相藤原氏之子鎮於鎌倉而已專其事於是諸侯又慕其義將霸東國焉一日拜鶴岡祠鎌倉諸將盡從既拜而還有成田者將騎五百伏謁道傍首高於衆謙信忽嗔自用扇扶其顏成田起慙士卒不告而去諸將相視亦盡解散越軍亦多逃去從者或殺輜重多奪於土民霸業以此壞乃率餘兵且退上野於是藤原氏及故管領俱喻諸將使復從屬然後乃得歸矣辛酉朝王于平安王喜乃賜

以其諱更景虎曰輝虎用寵之也謙信將出也先使甲斐曰我將朝王以國托君肯否信玄諾乃出既而信玄背約少侵其虛謙信歸大召諸臣議伐之乃使各進策謙信盡覽之曰善哉策也然上策彼所知中策既試之下者出其不意我其有取乃入信濃結營西條山此役也謙信自今死故軍于死地信玄軍河中島以絕歸路相對六日謙信謀知甲軍將戰曰我反擊其不意乃張疑兵營中夜潛出逼甲軍而陣甲軍不覺前鋒已向西條而留者僅八千黎明始覺之

甲人素畏謙信梟雄而兵號一萬三千旌旗在咫尺
人失度於是信玄急更其陣以待已戰謙信自去
其幟突入中軍與其世子戰轉至麾下時信玄秉臣
扇踞胡牀左右並居者七八人亦秉扇踞牀其裝酷
肖不可辨以故謙信不敢殊死而適當信玄且以刀
擊之信玄扇格之如此者三甲人或鎗之失而提鞍
馬駭遂逸不可止即策以走甲兵從之而其向西條
者亦反戰腹背受敵兵大亂死者三千百餘甲軍亡
其軍師騎將多死而信玄父子皆傷謙信稍聚散卒

保高梨山請戰信玄弗可乃歸壬戌信玄助北條攻
太田氏之屬城於武藏太田舊善謙信且其城守故
管領庶子也是以請救於越謙信既不得志於河中
居常怏怏不樂於是幸其復遇之輒引兵而赴至廐
橋聞其守弃城而遁大怒召太田責以居守失人不
待救至曰吾提兵而來何徒歸為將與足下死也太
田大驚不知所為乃引守之質二人授以謝之質者
其子及弟太田前受於守者謙信身自執二人左手
捧髮右手持刀一斬為四段而怒未霽少之率爾而

問曰北條其城有近於此者歟太田對曰某城一日
可還往謙信更喜直趨而屠之男女三千悉不免乃
遣人挑甲軍甲軍鳴鼓將進士卒請逆謙信曰我豈
入于彼計哉乃徐而退還及厩橋其主長尾謙忠
即其族也而罪以其不同太田導兵自斬殺之家入
士卒無慮二千亦悉殺之丁卯復之厩橋時北條連
信去兵合數萬來圍之謙信堅守衆請戰弗許二軍
倦而解請擊又弗許徒鳴鼓為勢二軍至利根川適
風沙大起以為追兵赴水死者不可數此時也越兵

若追之則二主獲而兵戢焉然不敢追者欲和北條
故也明年遂謂諸臣曰我立二十有六年舊怨未報
四境不斥今姑和北條以養兵馬何如皆曰善固諸
臣之願也以二氏故數抗勅敵臣等恐力疲時去舊
怨難復唯速圖之謙信曰我固欲之而請之辱也因
令人說北條愛姬曰公之寵君可謂至矣然世子非
君出一旦公即亡世子立國則康君臣焉君臣之道
不同父子若有過失即愛其弟亦不得不法也然則
君何賴焉何不使康君外倚他國亦得稱孤乎今越

無嗣而欲講和是其時也時不可失君盍言諸公乎
姬然之以言北條北條既和信玄然亦恐其或破也
亦欲和越且為其姬故乃肯之於是使來請和即遣
氏康為質謙信曰既已和好何用質為即為子耳乃
授已舊名曰景虎越於是有一兩景虎而能登白田山
者謙信之姊夫也其季子來越則亦留為子名曰景
勝謙信又欲和信玄乃請甲之寺僧修具饗之以致
其意于信玄信玄曰謙信少年何請和之晚也我恐
其如向者祇為諸侯笑即使其僧復來報謙信怒曰

信玄復侮我輒起入內已已相摸使來曰甲斐破和
將侵敝邑願君軍于厩橋不然屯于信地以為聲勢
謙信曰若使之言是我受人指揮也吾慚諸侯弗出
明年復請乃往時北條已病世子將兵將戰謙信曰
敵一我二克且辱也卒歸天正癸酉信玄卒明年謙
信使甲斐使謂其嗣賴勝曰吾與乃公兵馬相見數
矣俱不得志嗚今乃公既去諸侯無可與共者故吾
欲寢兵安民以樂無事然獨織田橫子尾張王嘗命
吾討之吾拜命而未果今欲伐之願君亦出師戮力

以敵王愾也信古之卒遺言必與越和而賴勝弗用
 至此又距之謙信曰我恤孤而議和彼何恃而若此
 其亡於織田哉後果如言是歲能登諸將反白田山
 請救於是命景勝引兵千餘船百餘赴之風波所隔
 至則白田山已殺景勝盡死戰平之乃屬其地于越
 丙子畧飛彈遂克越中始併其地越中之格者蓋椎
 名氏云丁丑取加賀織田救之不及將反越兵破之
 是以威震東國復以霸矣乃議討織田明年將出師
 暴病而卒謙信自少不御內故終無子自剃髮後又

不如輩既卒而尸未寒景勝襲景虎景虎出奔甲斐
 景勝又賂甲斐用事者使即害之而誅越臣弗從者
 亦猶前景虎奪立時也甲斐畏其強而請和親以女
 弟妻之至豐臣氏時移封與之會津云

青砥藤網傳

青砥藤網其先伊豆人本大場氏近鄉者承久之亂
 戰于宇治而勇賞賜總之青砥傳至藤滿遂氏為藤
 網藤滿少子且母賤故命為僧藤網幼穎敏既為僧
 能勤其學及二十一歲自罷僧名藤網時僧行印者

以儒學聞藤網又從學居數年北條時賴謁三島神
藤網私從之有以牛載裝者方渡水牛中流而尿藤
網見而笑曰牛之尿何似君之修佛事耶衆皆怪之
曰天旱民憂雖一尿之微使於彼田側不猶愈於無
之乎故云衆益怪則曰今夫僧在鎌倉有潔者有汗
者或有飢者往者之施僧也不問其清濁貧富則其
與焉者皆貪冒無耻不之食者耳今牛之尿不助不
足加於有餘何異於此乎蓋以干時賴也果聞時賴
乃召見使仕遂與執政當是時北條氏稍衰吏奉職

亡狀時賴憂之特召藤網謂曰今吏多不職告訴日
衆為之如何我思之而不得豈我行有所失以致之
乎汝其言之我以爾言為受於師不為臣諫君爾毋
或所諱對曰臣不佞不暇自修敢知君非然君有命
不言反罪以臣觀於君之行未嘗有所失而國事如
是者左右壅蔽上下日遠爾夫告訴日衆者吏治不
良民俗漸薄也吏人無道者皆有所效不知其非也
今上下之相遠無論遠方之地吏縱貪虐而民含冤
乃姦人構獄賂遺權要則為彌縫使不坐獄輒自決

之或反其曲直近者如是遠者效之習以為常不亦
宜乎故雖數黜罰莫能懲其後然而君不之知者所
謂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廷遠於萬里也
管子出夫下含冤而上不知如此不止恐終及亂乃至
士俗輕薄儒學繆垂及巫祝誑欺浮屠姦穢無所不
言皆都下所有而時賴不知者於是時賴大驚乃自
執政以下姦回不職者三百人悉錄其名輕重罰之
又發使七道以察外吏錄其貪虐無道者三百餘人
次第罪之於是其政大修云蓋藤網之仕非條氏也

其始出時二十八九歲受時賴知時賴卒時宗嗣時
宗卒真時嗣藤網蓋及仕焉既與執政采地數十所
有權且富而自奉甚儉細布衣大布袴爵之後裝
加一物耳食不過枯魚散鹽而喜施於人又不枉已
而循人嘗有訟獄諸執政皆有所畏反曲直以擬其
決藤網辨之不使有冤其人德之欲有所報藤網宅
負山乃裹錢三百貫從高下納庭中藤網大怒曰吾
聽彼訟豈有所私吾直其直欲使君無裨政耳悉還
之又嘗夜朝道墜十錢水中命從者出之時買炬用

五十錢人或笑之曰復十錢而失五十藤網乃歎曰人之不仁獨知有身幣之於國寧有彼此我失民得十錢雖少吾不欲其銷也焉十與五十誰不知之笑者大愧藤網既能為君君亦寵之嘗宿鶴岡祠歸即召藤網曰我宿鶴岡夢神謂我曰爾欲久爾政乎青砥藤網正直且明其賞之以勸群臣故今賞汝乃賜田八所藤網辭曰君以夢賞人亦罰人以夢乎今神使君賞臣如或曰殺臣則臣無罪而殺也不敢拜此賜遂不受是皆不知其在何時亦不詳其身所終焉

宇子曰藤網之仕北條氏可謂得君哉盡言而莫間違衆而無讒當是時西有皇東有王而政在北條北條之事君子難言之而藤網仕為其臣雖然能用其才而不失其道如以所仕賤其人若董安于亦廢矣

明霞先生遺稿卷之六終

